

佚存叢書

4曾4
563
4



14

木村榮市君
其書以為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御書



臣軌序

御撰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於
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
之惠廼中廼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
無隔

靡無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

常願甫殫微懇上翊紫機爰頒衆僚聿匡玄化伏以

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又曰旁求俊彥啟迪

後人

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

簪裾珩珮所以別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儻若君王毛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精生於豐通於制度也

羣英莅職眾彥分司

莅臨也文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曰美德曰彥

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但母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思垂勸勵

書曰咸懷忠良

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之言

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理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文伯再拜受教矣

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

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此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

近以暇辰遊心策府

穆天子傳曰觀先王之策府

聊因煒管用寫虛襟

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

懌女美

故綴敘所聞以爲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奚著十章

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鄭玄曰亂治也武

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

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思殷室之兩臣分爲兩卷

謂伊尹傳說也

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

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爲事上之軌範作臣下之準繩

□□曰禹之爲君也左準繩右規矩

若乃遐想繇載眇鑒前修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

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

資棟樑而成大廈憑舟楫而濟巨川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唱和相依同功共體

毛詩曰唱予和汝

然則君親旣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

毛詩曰率由舊章

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臣主之義其至矣乎

今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

休戚是均可不深鑒

休美也戚憂也

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榮

行

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也

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裨導之益

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說文曰裨倍益也

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尙輕異語爲珍蒼璧喻而非寶

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遂歸遺其玄珠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周禮曰蒼璧祀天

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卽目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子以言也

若使佩茲箴戒同彼韋弦

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茲以急已也

修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
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所宜
三思

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庶照鄙誠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於後云

臣軌序終黃帝蓋然衣水之非數觀其立無餘語
曰巽與之言指飛潛乎風觀曰蒼壁無天

臣軌上

同體章曰百六至忠章

守道章

公正章曰匡諫章曰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肢之載元首耳目之爲心使
也

四肢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
之元耳聽目視皆由於心故爲心之使也

相須而後成體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

相得而後成用

君侯臣理臣俟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

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資敬同也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

夫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

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孔安國曰言大體若身

余欲左右有人汝翼

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人富而教之汝翼

成我也

余欲宣力四方汝爲

宣布也孔安國曰布力立理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也

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

臣稟君令故以君爲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爲體也

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

外君憂於上而臣樂於下

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

臣
古入所謂其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
大廈者必藉眾材雖楹柱棟梁棋櫨榱桷長短方圓
所用各異自非眾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
言有棟梁棋櫨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
爲國者亦猶是焉

謂人夙欲理國者亦必資其眾賢也

雖人之材能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羣
臣同體則不能興其業

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

故周書稱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
不同也

此其所以亡也

言殷以離心而亡也

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此其所以興也

言周以同德而興也

尙書曰明四目達四聰

孔安國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

謂舜求賢使代已視聽於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

汝嬖舛也杜預曰職在外故主視也

汝爲君耳將司聽也

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

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

言有賢臣爲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奧絕

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

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

毛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

盡其臣之所能

故冕旒垂拱無爲於上者人君之任也

晏子曰古者人君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書曰垂

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又曰乃命三后恤功

於民至忠章曰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

漢名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

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

也

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

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

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而可狎而騎然而喉下

有逆鱗若撻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撻之

則不幾全也

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

備員而已

言君之俟臣欲其助已宣化豈但備其員數而已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俟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司在

處其任者必荷其憂

憂其所主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

事主亦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

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

同體故也

不求容而自親

協心故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主同體上下協心是其道著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材居位

稱己之材而居其位

稱能受祿

稱己之能而受其祿

不面譽以求親不面譽以求親也謙卑而不求其賞辭皆恭來

益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己也

不愉悅以苟合不愉悅以苟合也辭謙卑而不求其賞辭皆

不苟悅君心而與之合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

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

不為正不為邪也

不為私害公

秉公而棄私也

見善行之如不及

論語曰見善如不及無不盡忠也

見賢舉之如不逮

若鮑叔薦管仲子皮升子產也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

益於國務有濟於人

不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求

益國濟人故也

夫事君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慈惠為本故為臣

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

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

所以大臣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

去小利也

忠不可兼

行大忠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

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臣軌

臣軌
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
小利爲大利之殘小忠爲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
而取大也

昔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無所
不爲如土之性也
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多其功而不言
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之道也尙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孔安國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
乃順行之於外也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
人臣之義

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
明於世也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人作忠善則稱親過

則稱已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

言常在其左右也

不倦乎勞辱之事

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為倦也

見父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

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孝經曰病則致其憂

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而戴之

樂之而不厭

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

恐其不從已故涕泣以感之

孜孜為此以事其親焉有為人父母而憎之者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孜孜勸勉不怠也

人之事君也使無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

其言皆樂為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憚避也

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怨恨而加勤

見君之委任非以恩而加敬見君之遺忘竟不怨

而加勤此爲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

其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也
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
出欲君之善徧於天下

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
恐君之過聞於他人
孜孜爲此以事其君焉有爲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
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也

見親知然後乃爲孝也

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也
君知然後乃爲忠也

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
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
苟非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
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顯考叔純孝也變
其母施及莊公

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鄭玄曰言人有
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

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

君尊而親卑故

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

國大而家小故

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君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立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家而先國

晉楚恭王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蘇

管氏蘇名常侍於君

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

言常以爲君之道義勸正於平時

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

以其勸正已故

雖然吾有得也

謂得其爲君之道義

其功不細

言勸正之功甚大

必厚祿之乃拜管蘇爲上卿若管蘇者可謂至忠至

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言道之廣大無所不包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

包裹萬物

道之放布無不含容

稟道無形

千品萬物皆始於道

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

生言能屈伸隨變

小而能大

小人無間大包無外

昧而能明

言外闡而內明也

弱而能強

理直而氣壯也

柔而能剛

卑而不可踰也

夫知道者必達於理

理由道達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權由理明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外物而害於已

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夫權道反經合義無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
福至不喜禍至不憂唯變所適故莫之能害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
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以此道退居而閒遊潛遁則江海山林之士皆
夫服從於已以此道佐時而匡其君主則忠名顯而
身先榮也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不退謂閒遊進謂匡主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言道之所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
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

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河上公曰道以無爲爲常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人主以道自任者

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權衡也

不以兵強於天下

河上公曰以道自任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

利器也不當專尚也

故有道者不處

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保治國則太平皇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利竟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河上公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名之爲道也

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人隨物變化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一心定而萬事得

文事得由乎心定

文子曰夫道者無爲無形

湛然安靜莫見其形

內以修身外以理人

言理人修身皆資於道

故君臣有道卽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

父子有道卽慈孝

父慈而子孝也

士庶有道卽相親

更相親愛

故有道卽和同無道卽離貳

言人有道者雖踈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

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

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

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

纔自足也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羣生無不足也

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

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

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也

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夫言行合宜忠孝盡誠皆由於道故君子守之也

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

言道明自廣遠如日月臨天下無所不至也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驚千里不能移其處

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內晷景

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

其趨捨禮俗無所不通

道能通於萬事

是以容成得之而爲軒輔傳說得之而爲殷相

得謂得道

故欲致魚者先通水

其泉深而魚自至

欲致鳥者先樹木

林茂而鳥自歸

欲立忠者先知道

知道而忠自立

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

忘貧故利不動志

言立德之人志在於道貧賤之辱尚且忘之則名

利之榮豈能動之乎

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

以道理之故也

靜而無欲

志清靜而無所欲也

澹而能閒

心恬澹而能閒逸也

以此修身乃可謂知道矣

言能以此六者修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

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己之所以有而求其己之所
未得者也

神勞於謀知煩於事

煩勞正所以疲乏精神也

福至則喜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
知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

山高而後有雲雨也

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水深而後有蛟龍也

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矣

道成而後有福祿也

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則成焉

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爲

人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爲臨燭四時之有

代謝而豈有私哉

去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

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順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
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

臣車
誅其弟石碯戮其子行大義而滅其親如此者可謂公矣

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矣

智而用私彌長其邪愚而用公轉近於正

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

營私家則官事不成

在公門則不言貨利

言貨利則公門不正

秉公法則不阿親戚

阿親戚則公法不行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左傳曰外舉不避怨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

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盡忠利下則盡仁

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

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君

子羣而不黨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竭意君朝無心私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公也

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
唯公可以當此一焉

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以理家

言無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

公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

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姦邪自息
也

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

私道既行則人皆虛詐故雖繁其刑罰而姦邪不
止也

故公之爲道也言甚少而用甚溥

夫公正無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溥也

夫心者神明之主

神非心不明故以心爲主

萬里之統也

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也

動不失正

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
其心

者莫不先正其心也

夫不正於味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無怨者以鏡水至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可免於怨而況於人乎

言人能公正而後可以遠怨矣

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言榮辱隨其所行也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

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謂事未發之時

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也

天下稱孝焉

稱主之孝

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

白謂潔白

進善通道

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喻主以長策

勉謂勸勉喻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八難陳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曰將順其美鄭玄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惡又曰過則稱己

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伐猶誇也功成事立雖由於己而皆歸之於君不

敢獨誇其勞也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進賢不懈

進舉賢良而不懈怠

數稱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君所行之事若堯舜禹湯者稱

之以勵其君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設智謀以防救之也

引而復之

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有之時

塞其間

塞君爲惡之間隙也

絕其源

絕君爲過之根源也

轉禍以爲福令君終以無憂

能轉君昔時之福以爲今日之福而令終世無憂

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文謂簿書也職主也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

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

守其廉潔不爲奢侈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

雖國家昏亂惡貞醜正任奸用邪而不諂諛以曲

從君意

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
國安不悔所行

夫昏虐之君奸行誅戮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
而能不憚嚴顏面言過失不辭身死冀護國得安
故龍逢以亡比干以喪志存必誅故不悔所行也
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

安其所居之官貪其君之爵祿

營於私家不務公事

營私家之榮弄公室之事

懷其智職其能

不用之以匡其君也

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

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策同於飢渴猶不肯盡節
以告之也

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觀望

容容自安之貌左右觀望言希旨而取容

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
言進退隨君不爲匡諫也

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

隱猶私也言私求其主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

其主之耳目心意也

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

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為歡樂豈顧其有後害乎

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諛險外貌小謹

內慢而外恭也

巧言令色

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心疾賢

疾害賢能恐君用之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

冀已意之得行

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

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飭非辯足以強是反言

易辭而成文章

能令是非無一定也

內離骨肉之親

奔宗族也

外妬亂朝廷

陷良善也

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威

威權皆在於己而不由其君也

操持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發己意操持國事以爲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

黨以富其家業也

又復增加威權矯擅主命以自貴顯

又增己之權矯主之命而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

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陷主不義

進諂媚之言用邪僻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

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讒佞之人共爲朋黨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者

也

入則辯言好辭

諂於主也

出則更復異其言語

謗其君也

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

間猶辨也言能玷白作黑飾非爲是使白黑是非

無辨別也

臣軌
三
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
謂候伺君之行事謗毀以成其惡如可推尋因而
附會以爲實然遂使主之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
隣也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
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

見人所樂

死則見思

見人所思

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

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易之蹇卦六二爻辭也王輔嗣曰處難之時履當
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
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也

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

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以蹇蹇之材爲難也

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爲也

忠臣則必諫其君

春秋傳曰齊景公坐於遯臺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杜預曰濟益也

君臣亦然

杜預曰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杜預曰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預曰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也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
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也和羹備五味異於太羹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
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
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
爾以爲何如

爾汝也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
奚何也

孔子曰鄙哉爾不知也昔萬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
主無過舉

言舉事無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天下

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

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

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有諍子不陷无禮

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士有諍友不行不義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從父命奚遽爲孝臣從君命奚遽爲忠

言其不得爲忠孝也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鄭玄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爲善惡只爲惡又焉得爲忠臣孝子乎

新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

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爲忠勇

見過則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

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之諫而不用則以死繼之可謂忠之至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

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

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察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爲臣不易

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也

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

有能盡言於君

謂盡忠貞之言於其君無所藏隱也

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

謂能以死諍其君也

有能率羣下以諫君

羣下謂眾臣也

君不能不聽

言必聽也

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由其用諫故也

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

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

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

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

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

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

又曰夫登高棟臨危簷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

眴猶動也

入深泉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

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

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爲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於此五者以忠臣之勇爲貴也

且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庭作色犯主嚴不願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爲君子之所貴也

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書矯君之枉正君之非

救上之謬也

救君上之謬誤

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

害於理人之事

害於事則危

外國不安也

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鄭玄曰相扶持者也

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

諫則無傾危也

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在諫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不可得也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

鄭玄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

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慎密章

廉潔章

良將章

利人章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愆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人皆愛矣

誠信者即其心易知

言無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信則易知

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
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
懷疑而不信

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無疑誠間者則雖近而
不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鄭玄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鄭玄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
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功大矣

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

父曰大也

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
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
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
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况於人乎天賦之大四時之序誰不謂以

不言人不可以無信也順其性不墜之之漸寒寒不

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夏之商暑暑不謂限其性

天有傾危也不謂限草木不火春之

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

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

無恭友也

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

大不能久也

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者其唯信乎

信則終始不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洪二香師次曰去食自古皆信

于襲猶具也晉曰而去飲洪三香師次曰去食平頂

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矣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

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

智焉

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服而良則馳騁士不

信而智則虛詐也

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

夫士無慤信而有智能適足濟其姦雄之詭而爲
昔亂於家國猶豺狼而肆虐其可近哉
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夫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

已食又可去也

體論曰君子修身莫善於誠信

不言誠信乃修身之本

夫誠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

懷體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
而人與期焉

有信故也

此以誠信爲本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
之所貴也

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

傅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

守以不移以立其身

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

此君子之信也故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為子不信不足以事父

奉又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無信

故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益睦子以信孝其父

則父子之情更隆

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則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為

為得其時

知者不妄動

動合於禮

擇是而為之

不為非也

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

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名足稱也

由其動為不失故也

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本蓋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

子

言雖有仁智苟無誠信則不可以為君子也

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

言小人必無誠信也

君子雖殞善名不滅

身沒而名揚也

小人雖貴惡名不除

位隆而惡著也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

謂若曾參顏回之儔也

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

謂若孔光陳寵之儔也

憂患生於所忽

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

禍害興於細微

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焚
邑也

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

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悔其何及哉
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

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者取敗之道也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
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虞易曰
小思患豫防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

夫爲非所爲必致傾危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吉乃大來也
唯智者能之

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

故恐懼戰兢所以避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
身爲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成之難毀之易雖終爲善而
夫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立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
之不及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反自傷已同於兵刃也
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

邇近也若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
乎故君子慎之也

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韓康伯曰樞機轉動之至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睹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爲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慎其獨

獨謂獨居也
在獨猶慎况於事君乎况於處衆乎

言事君處衆則慎之彌甚也
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

影長身短則影短

響隨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喻憂寵患榮亦

言者所以召響也

身者所以致影也

是言之所以召響身之所以致影亦猶慎之所以致

福慢之所以召禍也

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之

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興故當慎汝之言

慎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易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

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易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己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己出其圖事也必

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己造畏權而惡寵味其大難許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故韜藏

不覺辱之在身不覺榮之在己

言能渾忘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密其裏

不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

乎其密猶藏其美吝不殆與人啖之姑饒

不慎而慎不恭而恭

惕於無形

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

口知不欲人知

口知謂口言也

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

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稿

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稿者懼其事洩於外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廷政事

言其慎之至也

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温室殿名也在長樂宮中

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

捨温室之樹而別以他語答之

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榮祿

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爲天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天與之時所謂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分地之利矣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爲必合於道也

知爲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人言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爲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爲寶也

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故也

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

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

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

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卻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災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性廉潔也

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恪且不顯國也

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

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

欲與國人同其好惡

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

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

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

文章謂錦綺之屬也

仲孫慙而退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賀其貧也

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

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
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預曰玉人能治玉者也

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
爲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
爭商賈之利也

受大者不得取小

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
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
魚

言已爲相祿足以自給其魚

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

恃之以禦侮也

兵者將之所恃也

恃之以勝敵也

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

推其誠心於將

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

致其慈愛於兵

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爲己不貪財以徇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

言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爲於己不可貪兵之財以徇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竇嬰爲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

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者體也

言兵將其爲心體也

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

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

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達謂徧得汲也

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

齊勞逸其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蓋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言以得衆心爲貴也

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有不得其死力乎言以得衆心爲貴也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石亦感應矣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

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兵因敵而制勝謂因敵虛實制其剋捷之勝也兵無常道隨時之變水無常形

任地之勢

將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奮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

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

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為勝吳子曰兵以整為勝武侯曰不在衆乎不齊其衆也平言其心也武侯之意以衆為勝也

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

杜預左氏傳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所謂整者居則有禮

一有軍旅之禮也

動則有威

有征伐之威也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進退不失其宜故也

前卻如節左右應麾

謂得前卻之節應左右之麾也

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

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

一劔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才四義知不可亂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才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宿謂止宿鼓以進之

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才四義百勝之術

也

謂得百戰百勝之術

夫攻守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

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已也

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爲人所擒

口爲敵人所擒虜也

昔子發爲楚將攻秦軍絕饋餉

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

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其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
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

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菽粒言不能全菽也杜
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尙書傳曰米食

曰粒

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藟黍黍梁

牛羊曰藟犬豕曰黍

後子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

怒其失爲將之道故不許入門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醕
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
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焉

士卒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陳各自盡力一當敵之
五焉

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糧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糗糒之糧

也

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嗑

嗑咽喉也

士卒如有飢容

飢飽也

懷其恩也戰自十焉

一當敵之十也

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藟黍黍

梁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

死地謂升分菽粒康樂謂藟黍黍梁

雖復得勝非其術也

言非爲將之道術也

子非吾子無人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爲將乃

與士卒同其甘苦

能齊其勞其安危也

人懷恩德爭先矢石

爭先犯於矢石

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母者可謂知爲將之道矣管

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爲將括母

上書曰括不可使將也

言括之才不任將帥

始妾事其父

括之父奢

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

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

所交者以百數

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大王所賜之金幣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專於君命

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

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

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

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

欲取之以自益

父子不同立心各異

奢仁惠括貪虐

願王勿遣

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

謂用括之心已定矣

括母曰王終遣之設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

王曰不也

言必不使罪相及也

括遂行代廉頗為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

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

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為文也

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

敗之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

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為黔首

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

夫左傳曰天生人而樹之君

為君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

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養也

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
怨

怨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故居上而下不以爲重處
前而後不興其怨
夫衣食者人之本也
人非衣食不生故爲人之本也

人者國之本

國非人不立故爲國之本

人恃衣食猶魚之待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
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
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
皆引過以歸也

是以爲臣之忠者先利於人

利人然後乃爲忠也

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不相襲也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

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

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貴在農也

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

末作謂雕文纂組也

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

務勤農業

務農則田墾

墾開也

田墾則粟多

粟多則人富

人富則百姓足也

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

末作妨於農事故禁

至如錦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為碎

謂雕文刻鏤也

或以易就難

或以易就難

謂錦繡纂組也

皆非久固之資徒豔凡庸之目如此之類爲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

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

粟爲弃本逐末故也

故善爲臣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

爲猶理也

臣之與主其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人財

謂省人徭役十一而稅也

不奪農時以足民用

論語曰使民以時

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民足者非獨民之足國之足也民匱者非獨民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孰誰也
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

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

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三十年耕而人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饑色者誠有此備也

用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導

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

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

故至神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寐

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其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麴蘖鹽梅未可以方其益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因斯以著是知家與
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以
宮闈暇景博覽瓊編觀往哲之弼諧觀前言之龜鏡
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未嘗不臨文歎賞撫卷思維庶令匡翊之賢更越夔
龍之美

夔龍皆虞舜之臣也

爰申翰墨載列縑緗以鑒榮辱無門惟人所召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爲行懷慎密以修身
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

自然名實兼懋祿位俱延

莊子曰名者實之寶

榮不召而自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
本戒愼者集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凡百羣彥可不勗歟

垂拱元年撰

臣軌下終

題臣軌後

唐武后撰臣軌二卷與太宗帝範竝行今亦有合刻本流傳於世二書唐志著錄而宋志不載臣軌唯鄭樵藝文略竝載之其他無見也及清乾隆中纂四庫全書帝範獨錄出於永樂大典而不及臣軌則亦似不存焉余家舊藏抄本臣軌一部往往雜以武后制字是蓋當時原本爾但諸書所載制字間與此異未詳其孰是今一仍抄本之舊云己未星夕前一日天瀑識

本註不著撰人名氏唐志云賈行註帝範則此註

疑亦賈作然未可必也天瀑重識

疑淵

籍其燕景今一冊世本之書云与未星之前一日天
字最蓋當翻原本爾世精書也雖歸字間與此異未
不齊語余案書雖世本引博一籍并并辨以左引歸
全書帝論辭給出然派樂大典而不引引博原亦以
然雖文細位補之其世無良出又清辨劉中纂四重
本齋書館刊二書惠志普幾而宋志不輝引博細麻
引左引歸引博二卷與太宗帝論並行今亦自合故
疑淵

